

三怡堂叢書

黃谷譚

九

三 部 經 錄

卷之三

七

黃谷譚卷三

順陽李養子田甫著

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非所以彰彰言之也此道家修煉之說

驃姚驃字可單用宋之間詩拜職常隨驃崔嵬嵬字可單用張說詩澄潭皎鏡石崖嵬薜蘿字可倒用說詩不將蘿薜易簪纓儲光羲詩暗中蘿薜深又來參蘿薜衣仙道字可倒用說詩淮王愛道仙驃驃可作驃驃說舞詞昉鼓凝嬌驃驃又云驃驃嬌生烏獸行

內鄉舊縣城在今縣治北百二十里城南山上有半山亭
遺址宋浮休居士張舜民窪尊在焉志載尊銘剝落止數
句可讀其大者戒酒也萬曆五年九日過余特意往訪上
下山坂者彌日無有也詢之爲土人簷下石久矣迺知郡
邑志徒相傳寫寔無人至其地也惜哉然窪尊世多有韻
語陽秋吳興峴山有李適之窪尊東坡集載鄧聖求爲武
昌令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岩石攷次山
窪尊銘在道州城東左湖而聖求作銘又在武昌俱非吾
土也則夫世之窪尊衆矣

伏生傳書爲今文反難讀孔安國所傳爲古文翻易讀人

嘗以疑考孔衍作家語敘曰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
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夫孔安國改科斗文矣若之何不易讀也改之
一字乃當時事實他書所載多無此字故讀者疑也

嘗以世之術人苟博翻古人書其術當無不驗后駐太原
埠縣偶其土人爲宣州幕官忘其姓名幡然老矣頗知書
能推命予舉前語以問其人曰不然卽使人盡讀其書亦
不悉驗予曰何也曰天地陰陽之變其妙本不可窮彼昔
之著書者不過執其平生所明之一隙以上推測耳夫執
其所明之一隙豈足以盡天地之變哉余甚服其言因思

世之星數堪輿筮相醫藥選擇諸家皆宜以此例之

李白詩昔在南陽城惟淩獨山蕨獨山在今南陽城外十餘里而注李詩者云金陵溧水縣有獨山在縣東十里何耶且詩明言南陽無緣遽及金陵地也古書本明而庸妄者注之每如此

作戲文者多借他人事綉襦記扮鄭元和殺馬取版腸啖李娃又曾學士崔尙書同過娃娃遂品第兩人考輟耕錄翰林學士王元鼎狎歌妓順峇秀殺所騎五花馬取版腸以醫秀病中書參政阿魯溫嘗戲問我方元鼎何如秀品題云云編元和事者乃借此入焉李娃傳實無是也

定觀經云以無事爲真宅有爲爲應跡若水鏡之爲鑑則
隨物而見形程伯子定性書實祖其說曰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以有爲爲應跡以明覺爲自然又嘗曰如鑑照
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此非謂祖其說乎又肇法師卽動
而靜卽靜而動信心銘曰止動無動動止無止而定性書
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又非謂祖其
說乎

邯鄲夢本盧生遇呂翁而傳者遂訛爲呂崑人有知其訛
者矣叢談載道者呂翁某遇鍾離權授以乾汞爲白金法
翁曰后復變否曰五百歲后藥力盡則復故曰五百歲后

當復誤人謝不受權驚歎遂授出世法夫言道者呂翁某
未知名也而編丹書者遂摭爲呂崑遇鍾離事與前同訛
矣

列仙傳浮丘公接王子晉上升故崔融輩增張易之云是
子晉後身融詩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古今詩人用浮
丘事甚衆而荀悅漢紀浮丘伯荀卿門人也授詩與穆生
申公白公及楚元王則當漢文景時也世之相去遠杳矣
豈浮丘公浮丘伯本非一人而融詩誤耶

北齊書崔昂對魏帝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
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唐明

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
替之源故鳴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
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此皆足破世儒膏盲
矣

史記漢六年漢高僞遊雲夢擒韓信嘗從容問信我將幾
何曰十萬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
何爲爲我禽漢書通鑑同而荀悅漢紀載此語在漢五年
五月且曰臣多多益辦曰何爲爲我臣六年乃僞遊雲夢
擒信其所載不同若此悅漢人豈當時别有祖耶然當以
史漢爲憑据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夫農本神農后稷周以邠風七月王業所起是天下之大命也黃帝與岐伯論醫雷公俞附鬼史區伊尹扁鵲輩皆聖神也三易咸以卜筮周禮設大卜卜師多官掌之繫辭云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筮龜是三者豈直指稱小道耶商之意殆謂一稅一術之偶中者耳

歐陽公言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后山詩邇來結字穩且勻徑頌赤手縛麒麟則詩貴妥帖尙矣嘉靖末有數人相標以百代詩豪而篇章字句率悖於理也

吾不知之矣

雲籠山頂俗云山帶帽爲將雨之候錙靜修詩今朝雪嶺
初逢雨應是郎山帶帽迎

蘭陽張世祿永樂間以善畫召至京詔與諸畫工各繪一
鬼散諸草間命鷹師放鷹盤旋久之竟獲世祿所繪者而
起世祿能傳神寫生又工鬼神極爲宣廟所賞授錦衣衛
百戶

世俗與姊夫相戲弄世說張敏集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
姊夫之尊少而狎焉遂作頭責子羽文子羽秦字也觀此
則事始遠矣

晉荀粲談尙玄遠嘗以子貢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六經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斯言也其至言耶觀古今諸儒傳疏依違膚謏未見一斑而自以見道不知何見也每詠粲語慨然三嘆

今世真楷卽古隸書而所謂隸書者乃古八分書也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於人卽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觀此則隸卽楷書也

唐以遠祖名虎故其文人著述多諱虎字易爲獸爲武姚思廉梁書何點傳點兄求隱居吳郡獸丘山又云何胤至

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顧協傳張永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張弘策說蕭懿曰蕭荊州獸視其間以觀天下梁武檄文曰龍驤獸步高澄與侯景書遂懷市獸之疑景報書云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景表梁武帝云聘使未歸陷之獸口又寶誌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蕭介諫梁武帝勿納侯景曰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令狐德棻后周書李遠傳不入獸穴不得獸子樂運傳運直諫見宥皆相賀幸免獸口隋書獨孤皇后謂帝云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又高祖謂庾季才吾今猶騎獸誠不得下凡此類多特舉一二端耳

齊劉瓛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濟陽蔡仲熊亦曰凡鍾律不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東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今士大夫多喜南調北人亦隨變而從之幾不知有中聲矣其亦未覩於二子之說乎

朱註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聖賢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衆人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此論極爲透脫然自禪榻中來中峯和尚山堂夜話中一段發此又最盡文多不錄也

婦見舅姑之禮不知廢自何代梁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

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太宗以問徐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木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畧太宗從其議然則禮廢也久矣

魏李談之曰吾好讀書不求身后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苦七尺軀也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誦茲二說實獲我心

史通晉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纂成一家爲漢
尚書后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王邵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
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余謂此皆王通續經類也不聞昔
人有貶之者也宋人乃獨嘖嘖於通也何哉

張懷瓘書斷秦邈造隸書三千字上之始皇以奏事繁多
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字而魏江式
表曰以邈起徒隸故號隸書二傳不同

魏書劉義隆欲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沈慶之

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
書生謀之事何由濟未以耕織二語爲諺也至邢巒上表
引俗諺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云云隋柳彧上表引
此二句亦云古人之言近見集風雅逸篇者失此類甚多
魏書以晉元帝爲晉將牛金之子諸書多然然宋書符瑞
志曰宣帝有寵將牛金屬有功毒酒殺之景帝曰金名將
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記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與
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据此則元帝非牛金子
矣紀載不同錄此

魏書宕昌王彌機朝于京師殊無風禮高祖顧左右曰夷